
第三節

俄羅斯人的政治選擇與文化認同

一、 境外俄羅斯人的認同危機

社會科學上對於認同如何產生的理論，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根據「原生論」(Primordialism)，認同決定於天生的血緣、外表、或是文化特色，而集體認同就是由共同的有形特徵來判定，譬如膚色、語言、宗教、或是生活方式。持「結構論」(Structuralism)的人則指出，集體認同是因為不公平的社會結構，剝奪了一群人應有的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文化表現、或是社會地位，因而將原本鬆散的他們凝聚為族群、甚或民族。在「建構論」(Constructivist Theory)的架構下，集體認同是經過人為建構而成的，強調成員的共同經驗、記憶、或是歷史。綜合來看，原生論是保守的看法，以為認同是一成不變的；結構論則為負面的解釋，將認同定義在於對外來支配者的反彈；建構論的觀點較為正面、積極，認為認同是隨著情境的變動而高度流動，因此相信個人有相當大的選擇度。³⁹

「認同」指的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自認為屬於某一特定個人或群體的心理現象，有別於他人或他群的主觀認定和感覺，這種感受與別人或他群的獨特性，可

³⁹ 施正峰，〈台灣教科書中的國家認同〉，南方紀事
<http://www.taiwanesevoice.net/cyber/07/20020525.htm>（上網檢視日期：2005年4月8日）

能是出於主觀的看法而完全缺乏可以驗證的事實，而缺乏這種獨特性或差異性，就像失去了自我和他人的界限，認同也就不會存在。⁴⁰

認同的基礎可能來自於語言和文字、宗教與種族的外觀等明顯特徵，依照這樣的認同基礎，也並不會形成今日的國族，如以語言和文字為劃分，瑞士的官方語言因為在歐洲地理中心位置的關係，同時有德語、法語、義大利語，顯然應該劃分成三個群體，但是這樣會形成國家的分裂，而今日的瑞士也並未一分為三。而以宗教是認同的基礎，在阿拉伯半島上許多信仰回教的阿拉伯國家，應該集合為單一的群體，但事實時上也並未如此。根據許多學者對歷史的研究發現，其實族群的劃分，主要是受到政治精英或文化精英所創造或所鼓勵的。以我們最熟知的「中華民族」，在過去中國歷史上，未有任何一個朝代如此強調其重要性，都是稱自己為漢民族或者炎黃子孫，而在 1911 年民國成立之後，為了響應國父革命，才被政治精英利用國家的權力所創造出來。也正如義大利統一之後他們的政治精英在新國會中所說的：「我們已經創造出義大利，現在我們必須開始創造義大利人。」過去蘇聯也是如此，先建立了蘇聯，然後再進行蘇維埃化，將各民族都塑造成蘇維埃人。

族群認同雖然由政治精英或文化精英所創造，但仍有其根據，其中以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是主要創造族群認同重要的來源，而非語言、宗教等文化因素。一群人之所以會認為他們和別人不同，主要是因為他們有著和別人不同的歷史經驗群體的成員之所以屬於同一群體，也是因為他們共享著相同的歷史經驗。而「祖國」之所以重要，也正是因為這是過去的祖先、英雄、和聖賢所工作的地方。沒有這種歷史經驗和「過去」，群體認同幾乎是無法想像的。沒有過去，就沒有認同。如果沒有獨特的過去和歷史經驗，同樣居住在哈薩克地區的「哈薩克人」與「俄羅斯人」有什麼差別？沒有歷史的陳跡，「俄羅斯人」的認同要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

⁴⁰ 請參見艾尼斯特·葛爾納(Ernest Gellner)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頁 8-9。

而在共同的歷史經驗中，受壓抑的民族情感卻是其中最重要的催化劑。一個民族的歷史有其光榮面、也有被屈辱、被征服、被壓迫的黑暗面，而真正能鞏固成員的感情和認同的，正是其共同經驗的歷史。而在哈薩克斯坦建國之後，哈薩克的政治精英也是不斷地提倡其民族文學、音樂，緬懷其民族英雄，舉辦的民族活動，目的都是要喚起其族人對其民族的向心力，而對於過去蘇聯統治那段時期對哈薩克地區的付出，是隻字不提，予以抹煞，所以這相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其民族的文化就受到壓抑，反而凝聚了其民族認同意識。

也就是說，在哈薩克的政治層面，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特殊的族群比例結構，以及哈薩克領導人持續推動其哈薩克族文化母國想像，所製造出來族群間不安與疑慮，讓俄羅斯人強烈感受到被哈薩克族族群給邊緣化，形成邊緣危機。

在「國家認同」的這個概念上，其實等同於政治概念，這是屬於另一個認同的範疇。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上，是先有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才後有國家認同；而國家認同是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的昇華，也是其聚合點，屬於高層次的認同感。因此，把國家認同擺在首要位置，是理所當然的。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這三種認同，其三者之間存在著的是相輔相成關係，而不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係，其關係的良性循環就是我們對族群認同，不鼓吹種族主義，對文化認同，不提倡沙文主義，以不影響種族和諧與全民團結為前提，對國家認同不產生任何負面的、消極的作用，引發民族間的衝突與對戰。⁴¹

而民族的「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 左右了國家體系政治的運作，聚合了政黨認同、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因此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彼此強化，不僅左右選民的投票行為，更影響到政府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於國家發展的定位。多民族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認為如果強化俄羅斯人的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必削弱俄羅斯人對哈薩克的國家認同。所以哈薩克的領導者認為此三種認同

⁴¹ 符懋濂，《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全球華新社
http://www.zaobao.com/zaobao/chinese/region/singapore/pages/singapore_chinese211299a.html (上網檢視日期：2005年4月8日)

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作用；削弱俄羅斯人的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反而有助於國家認同的穩固與提升。

對於「國家認同」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不只是字面意思所指的「對於國家的認同」，認同不只是自己對於他人、族群、地區、理念、組織、或是國家的認定 (Identify With State)，更重要的是「對於自己的定位」(Self-Identity)。

1789 年受到啓蒙運動影響的法國大革命，以人民主權 (People's Sovereignty) 來對抗封建的君權神授，從那時期這種命運共同體就開始被學著們稱為「民族」，與之相伴而來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其所提倡的政治訴求、信仰、理念，讓在這個定義內民族的一群人，他們產生高度的集體認同，要以國家的政治型態來成為生命共同體，不接受他族的統治，經由民族自決權，成立屬於我族的「民族國家」，也就是依民族所建立而來的國家。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如此，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如此，所有前蘇聯地區的國家脫離蘇聯之後，都依此原則建國，其中不免有部分民族依附屬於他國之中，而也爭取民族獨立，惟此情況下會變成世界上小國林立。

「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的有無，凝聚了民族的向心力，是構成民族的重要基礎，也是國家存在的理由 (Raison D'etre)。而多數學者因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兩概念之間的高度相關性，而主張使用「國家認同」。因此在本文中我們暫且將國家認同當作民族認同的權宜性代替用詞，並非主張兩者的深層意義等同。而民族與國家的關係是雙向的、相互建構的：一方面，國家的存在因為民族而有意義，另一方面，國家機器可以強化國民的民族意識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在當前大多數國家是多民族國家的慣例下，其主體民族中蔓延著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的現象，使得非主體民族對新獨立的國家缺乏認同感，或者是對本民族的認同超過對國家認同。這種設身處地去理解「他者」文化的過程，即可達到彼

此欣賞和尊重的境界，打造出具有公民美學意識的文化公民社會。透過公民社會的建立，每一個成員將能超越族群意識的界線，學會承認和尊重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各族群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傳統也將獲得平等發展權利。

在蘇聯幾十年來意圖融合境內民族，塑造出「蘇維埃人」的民族政策下，中亞各民族對其固有文化與民族的認同發生了問題。一位烏茲別克官員表示，「我們知道我們不是蘇維埃人、不是俄羅斯人，但我們仍不清楚我們是誰。」正說明這種認同危機的存在，且極待解決。⁴²

對於哈薩克國內而言，俄羅斯人的認同問題，輕則就是發生國內抗爭活動，造成哈薩克的政局動盪與社會不安，嚴重的話就會像塔吉克一樣，發生內戰，血腥衝突之下，造成俄羅斯人不離開都不行，所以如何讓俄羅斯人產生正向對國家有益的認同，即是哈薩克政府必須面對的課題。「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哈薩克總統納札爾巴耶夫所期許建立屬於哈薩克人自己的國家，但是面對國內多民族的事實，又以俄羅斯人爲最大的少數民族，哈薩克只能接受自己爲一個「國家民族」(State-Nation)，先達到民族和諧，搬開國家經濟成長的絆腳石，兩族共同合作，追求哈薩克國家政治經濟的快速成長。

俄羅斯人之所以離開哈薩克，造成哈薩克民族主義問題惡化的原因，在於俄羅斯人的國家認同問題。造成認同危機的因素有兩個層面，內在層面涉及構成民族的各個要素，即種族、語言、宗教、歷史背景等，與杭亭頓(Huntington)所謂的文化衝突有關。另一涉及政治理念、制度、經濟發展程度差異，也就是意識形態與實質利益的衝突。⁴³

爲了保障俄羅斯人在其他前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中的地位與權利，在 1991 年哈薩克等其他八個國家加入獨立國協之前，同年 12 月 10 日，由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三國總統所簽訂的「關於創立獨立國家國協協定」中的第 2 條內容提到，協議各方保證其公民的平等權利與自由，不論其民族或其他差異。協議各方

⁴² 李玉珍，〈前蘇聯中亞各國的發展走向〉，《問題與研究》，31.9 (1992.09)：76。

⁴³ 張麟徵，〈分離主義的內省與外觀〉，《問題與研究》，33.10 (1994.10)：3。

之任何警方，應依照一般公認有關人權的國際準則，保證居住其領土上的其餘各方的公民或無國籍者的民事、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權利，不論其民族屬性或其他差異。⁴⁴

在蘇聯末期，因為各共和國所產生的民族運動，喚起了俄羅斯人對自我的民族意識，在俄羅斯人民間甚至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組織，如「記憶」(Pamyam)與「祖國」(Otechestvo)會社，前者流傳尤廣，其成員大多是俄人學者。對此情況，蘇共報刊有刊文警告俄羅斯人，不要參與有激烈言論的「記憶」會社，或者縱容其活動。⁴⁵

蘇聯時期民族政策的目標是要將境內各民族同化成一個統一的「蘇維埃人」。雖然蘇共最後並沒有成功地創造出一個新的「蘇維埃」民族，但是，許多俄羅斯人在政治上對包含多民族國家的蘇維埃聯盟忠誠，而不是對俄羅斯共和國忠誠；在文化上是認同整個蘇聯，而不是俄羅斯族的文化。俄羅斯人「蘇聯認同」(Soviet Identity)的形成，主要是因為蘇聯接受了許多俄羅斯的傳統、文化與民族特色，就好比是蘇聯領導人與全體俄羅斯民族簽訂了一個無形的、潛在的契約：俄羅斯族同意棄守自己的民族文化交給蘇聯，已形成全蘇聯的民族文化，而蘇聯領導人則保證俄羅斯人在此跨國聯盟中，擁有優越的地位。⁴⁶因此，蘇聯的解體造成了許多俄羅斯人的認同危機。

蘇聯解體以後，突然變成各共和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儘管在哈薩克獨立初期，俄羅斯人的人數仍多於哈薩克人，但因為母國政治勢力的影響以減弱，加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已為一個以哈薩克人為名所民族國家。俄羅斯人的民族認同在這種情況下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他們原本所認同的國家(蘇聯)消失了，在新建立的民族國家中，他們的地位不明、「蘇聯認同」呈真空狀態。俄羅斯人在適應新情勢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反應，除了選擇與當地民族同化外，有的人

⁴⁴ 畢英賢，〈「關於創立獨立國家國協協定」〉，《問題與研究》，31.6 (1992.06)：92。

⁴⁵ 畢英賢，〈蘇聯當前的民族問題〉：23，「記憶」原拉丁文的音譯應為(Pamyat')。

⁴⁶ 蕭瓊英，〈波羅的海三國中俄羅斯人地位的轉變—蘇聯解體前後的比較分析〉，頁 126-7。

選擇在政治上成爲所居住國家的公民，但在文化上不願意被當地民族同化；還有人被當地民族同化；有的人則選擇離開所居住的共和國，回到俄羅斯(請參見表4-3-1)；還有人選擇在所居住的國家中團結起來，要求成立自治團體；甚至，有人訴諸暴力，引起族群間的緊張。⁴⁷無論所做的選擇爲何，都與俄羅斯人在蘇聯解體後的民族認同的改變有關。

民族認同包含了許多層面的認同，如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族群認同等等，而一般在研究少數民族的認同時，又以「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爲焦點。簡單地說，「政治認同」就是對國家的忠誠度及政治的參與度；「文化認同」就是自認爲自己是屬於哪一個族群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⁴⁸不可否認的，因爲受到「族群起源」(Ethnic Origin)的影響，絕大部分的俄羅斯人在文化上是認同俄羅斯的，但同時所居住的中亞地區哈薩克的文化也相當程度地包含在他們的自我認同中。

二、 俄羅斯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

各民族在民族認同形成的基礎，除了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等所客觀條件之外，更重要的還有此民族族群成員的心理因素即成員之間，彼此的集體經驗、選擇性的記憶、歷史的建構的主觀條件。關於「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我們從社群主義學者米勒(David Miller) 與瓦勒(Michael Walzer)主張來說明，米勒的「民族」是由(1)共同生活之信念，(2)歷史連續性，(3)集體能動性，(4)特定領土，(5)公眾文化等五項條件所構成，而「民族認同」就是認同於這些條件形成的共同體。其從「相互承認」(Mutual Recognition)與「彼此互惠」(Reciprocity)的角度來解釋「國家認同」必要性，而「國家認同」的標的就也是

⁴⁷ 學者將這些不同的選擇分別稱爲是：“assimilation”、“loyalty”、“exit”、“voice” 和“arms”。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8.

⁴⁸ Pål. Kolstø,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 an Identity of Its Own? Possible Identity Trajectories for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 13 (July, 1996): 615.

「民族認同」對象是「具有歷史意義、定居於固定領土、彼此有強烈的共存意念、並且發展出獨特公共文化」的民族，此主張調和了部分民族主義的訴求與部分自由主義的價值。⁴⁹

主張多元主義的社群學者瓦勒曾明白稱其國家認同理論所採取者乃「政治觀點上的多元主義」(Pluralism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多元主義的國家認同觀基本上假設其所討論的政治社會乃是一個多元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既是國家這個政治社群的成員，也同是式各種次級社群的成員。因此，一個人的認同可區分為兩大方面，一是基於公民身分而對國家產生之政治認同，另外，則是基於次級成員身分（如教會、宗親會、學校等）而對次級團體所產生的文化認同。⁵⁰

居在在哈薩克的俄羅斯所不滿的哈語政策，或者哈薩克人所不滿的俄語政策，此種語言政策問題的癥結，主要在於領導者相信國民必須是具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因而採取強迫式的語言同化政策，希望能透過族群差異的消彌，來達成塑造文化民族、以及建構民族國家的期待，這就是所謂的「文化式的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台灣在過去日治時代所遭遇到的皇民化運動，乃至於國民政府所規定的講國語運動，都是「文化式的民族主義」的體現。

然而自從十八世紀末期「民族國家」的概念出現以來，尤其在威爾遜所講求的民族自治之後，所謂的「民族」大多數指的就是對於國家認同程度的「政治民族」，而非對於自身文化體驗的「文化民族」，在想像的民族共同體當中，對於這個共同體的追求，已從過去殖民時代的文化認同轉變為反殖民帝國時代所追求的政治認同，但我們實在難以將這兩種認同劈開來分別談論。對哈薩克地區的歷史而言，不管是過去蘇聯的俄語政策，或是現在哈語政策，此類的語言同化政策，都是屬於霸道的「國家族群化」(Ethnicized State)，也是對「單一族群國家」的

⁴⁹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1998)，頁 48-9。

⁵⁰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A Defenc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41-46. 轉引自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1998)，頁 89。

一種不解的迷思，讓被支配族群感受到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因為語言不平等不只反映出族群的地位、以及尊嚴被壓制，更代表著整個民族因為語言的弱勢，而讓自身文化隨之凋零，變成地方上的俗文化，而非國家層次的大文化。

西方國家對於人權理念，除了過去對個人的生存權與自由權，乃至所有國民的公民權、政治權、平等權、反歧視的重視，已積極保障少數族群的認同權與文化權，將此視為是實現民主、以及促進和平的先決條件，且認為少數族群的「語言權」(Linguistic Rights) 為其最基本權利，透過對少數族群語言在行政機關、學校教育，乃至於大眾傳播等公共領域平等地位的確保，希望把語言當作是化解族群衝突的調和劑，而不再視為衝突的來源。⁵¹

其實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基本精神下，強調的是各族群的語言平等，積極推廣各族群語言，雖說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是以哈薩克此一民族名稱來立國名，但也不表示只能說哈薩克語，瑞士也並沒有以瑞士語作為唯一語言，基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本身為多元民族國家的考量下，除了哈薩克人與俄羅斯人之外，還有烏茲別克人、德國人、韓國人、韃靼人等民族，不應單一推崇哈語為「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s)，或者是「本國語言」(native languages)，而讓說俄語的人口因感受到俄語成為交際語言，而有「方言」的貶抑意味存在。

Pål. Kolstø 將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境內的俄羅斯人在「政治認同」方面可能出現的情況分為四種：1.還是對蘇聯表示忠誠，並且希望能恢復蘇聯；2.對俄羅斯聯邦表示忠誠；3.希望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國家；4.對現居的民族共和國表示忠誠。在「文化認同」方面，則分為三種情況：1.認為自己屬於俄羅斯文化的一份子；2.以俄羅斯文化為基礎，發展出一個與俄羅斯文化、所居住國家的民族文化

⁵¹ Kangas Skutnabb, "The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Language Righ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47.3-4 (2001): 201-19.

皆不同的新文化認同；3.認同所居住國家的民族文化。⁵²在「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交互影響下，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民族認同的型態：

表 4-3-1 境外俄羅斯人可能產生的認同

政治認同	文化認同		
	屬於俄羅斯文化	以俄羅斯文化為基礎發展出新的文化認同	認同所居住的共和國文化
恢復蘇聯	傳統蘇聯的民族認同	新哥薩克人	---
認同俄羅斯聯邦	民族統一主義	新哥薩克人	---
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	德涅斯特症候群 ⁵³	---
對現在居住的共和國忠誠	已被整合的少數民族	整合中的新離散民族	同化

資料來源：Pål. Kolstø,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 an Identity of Its Own? Possible Identity Trajectories for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 614.

由前述關於哈薩克的語言法與雙重國籍與自治問題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知道因為語言法的實施，使得政府機關、學校單位皆以哈薩克語為主，俄語

⁵² Pål. Kolstø,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 an Identity of Its Own? Possible Identity Trajectories for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 13 (July, 1996): 613. 轉引自蕭瓊英，《波羅的海三國中俄羅斯人地位的轉變—蘇聯解體前後的比較分析》，頁 132。

⁵³ 此指的摩爾多瓦共河國的德涅斯特與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共和國的模式，此兩國在國際上的定位混亂，且有不明確的政治態度。其政治領導者皆堅稱蘇聯時期來的俄羅斯人，在此兩國境內與俄羅斯是有強烈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情感上的連結，並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認同，請參見 Pål. Kolstø,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 an Identity of Its Own? Possible Identity Trajectories for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 616. 俄羅斯的文化和人民在摩爾多瓦的歷史極為悠久，此一地方可分為兩個地區，西部面積較大者為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 Бессарабия)，其與羅馬尼亞的關係甚為密切；東部靠近德涅斯特河流域者則是外德涅斯特河區（以下稱為「沿德區」），此區俄羅斯色彩極其濃厚，可說是俄羅斯的一塊海外飛地。18 世紀一群俄羅斯東正教保守派人士，為逃避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在此一地區安家落戶落地生根，因此現今摩爾多瓦沿德地區俄人的斯拉夫民族性格極為強烈，而且東正教信仰亦極普遍和虔誠。1991 年蘇聯的解體對沿德區民眾造成巨大震撼，之後此地區各個大小民族的衝突事件乃層出不窮，因而凸顯出該地區民族問題的嚴重性，沿德區的獨立運動就是其中一例。衝突原因可用不同文化的對立來解釋，沿德區可說是斯拉夫文化的前線之一，而其所面對的就是宗教、種族完全不同的南歐拉丁文化。近年來俄羅斯聯邦自顧不暇，對沿德區問題似乎視而不見，大多數的俄國人民甚至對沿德區的地理位置亦不甚清楚。儘管如此，沿德區居民卻能完全保持其原始斯拉夫民族性格，在九〇年代初，為避免為摩爾多瓦合併，這些居民曾對摩國的軍隊進行過有效的反擊。

在哈薩克境內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上已失去其優勢，並受到壓抑。在哈薩克境內曾發生過俄羅斯人與說俄語的其他民族遭受歧視、威脅、侮辱乃至解雇、驅趕和毆打事件。所以，在哈薩克境內的俄羅斯人急欲尋求自治，但因雙重國籍問題，即使得到俄國的支持，也無法受到哈薩克總統的認可承認，便轉而藉由歷史背景的因素要求北部州的獨立，在「政治認同」上尋求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且因為在中亞的俄羅斯人畢竟受到中亞游牧以及回教文化的影響，縱然多聚居於都市，他們的「文化認同」也已是以俄羅斯文化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新「文化認同」，但屬於這樣有「德涅斯特症候群」認同的俄羅斯人年輕的大多已離開哈薩克地區，其他留下來的俄羅斯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基於對未來的考量，已經開始調適自己的生活，去適應哈薩克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而逐步發展出對現在居住的共和國忠誠，儘管他們的「政治認同」受到改變，但以俄羅斯文化為基礎所發產出來的「文化認同」是不變的，所以現在在哈薩克地區的俄羅斯人，其所產生出來的民族認同便是表 4-3-1 中的「整合中的新離散民族」。由於現留在哈薩克的俄羅斯人在政治認同上，對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表現出，並某種程度上的認同，大致符合 Kolstø 所認為的，境外俄羅斯人最理想的選擇---政治上認同所居住的共和國，在文化上認同俄羅斯。也因此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內的俄羅斯人與波海三國、甚至承認雙重國籍的塔吉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其他中亞國家，在本質上不會有不同的民族認同感。

如何證實哈薩克斯坦的俄羅斯人的民族認同傾向？透過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烏克蘭四國內，城鄉地區的俄羅斯人對其祖國認同的意向做個比較，以了解俄羅斯人對居住國的認同程度，對此國家的歸屬感是屬於祖國(Homeland, *Otechestvo*)與母國(Fatherland, *Rodina*)—即永恆的或者是祖先的國家⁵⁴，請參考下表 4-3-2。

⁵⁴ Lowell W. Barrington, Eric S. Herron, and Brian D. Silver, "The Motherland is Calling: Views of Homeland among Russians in the Near Abroad", *Word Politics*, 55 (January 2003): 294.

表 4-3-2 俄羅斯人在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和烏克蘭的祖國觀

	白俄羅斯	哈薩克斯 坦	吉爾吉斯 坦	烏 克 蘭
白俄羅斯	29.7	0.0	0.1	0.0
白俄羅斯及其城市或地區	3.1	0.0	0.0	0.0
白俄羅斯城市	7.1	0.0	0.0	0.0
白俄羅斯地區	2.2	0.0	0.0	0.0
哈薩克斯坦	0.3	52.5	3.2	0.0
哈薩克斯坦及其城市或地區	0.1	2.1	0.0	0.0
哈薩克城市	0.1	3.8	0.3	0.0
哈薩克地區	0.1	0.3	0.1	0.0
吉爾吉斯坦	0.1	0.4	57.8	0.0
吉爾吉斯坦及其城市或地區	0.1	0.0	0.7	0.0
吉爾吉斯城市	0.1	0.0	2.3	0.0
吉爾吉斯地區	0.0	0.0	0.0	0.0
烏克蘭	2.0	1.0	0.6	38.0
烏克蘭城市	0.0	0.0	0.0	3.0
烏克蘭地區(不含克里米亞)	0.0	0.0	0.0	0.0
克里米亞	0.3	0.0	0.0	2.7
俄羅斯	21.3	18.1	18.0	16.4
俄羅斯及其城市或地區	1.3	0.6	0.5	0.0
俄羅斯城市	5.4	1.3	0.8	0.0
俄羅斯地區	7.7	2.4	1.4	2.0
蘇聯/蘇聯組成的國家	6.5	3.9	4.1	14.3
所認同地區生活條件好	0.4	0.2	0.3	0.0
出生在所認同的地區	5.1	6.8	2.5	7.6
生活在所認同的地區	1.4	0.8	2.5	3.6
以上皆非	0.3	0.5	1.0	0.0
有其他答案	3.3	3.1	2.1	3.0
難以回答	1.2	1.9	0.3	5.8
不回答	0.8	0.3	1.0	4.9
受訪總人數	765	619	685	329

說明：對烏克蘭的俄羅斯人所提問的問題是“你認為何者為你的祖國？”對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的俄羅斯人所提問的問題是“請告訴我，你認為何者是你的祖國？”而數值因為不是整數，所以總和起來不會是百分比。

資料來源：Lowell W. Barrington, Eric S. Herron, and Brian D. Silver, “The Motherland is Calling: Views of Homeland among Russians in the Near Abroad”, *Word Politics*, 55 (January 2003): 296.

由上表可看出，一般俄羅斯人對於祖國的認同可以區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將居住地視為自己的祖國，第二種是將俄國視為自己的祖國，第三種是將兩者都視為自己的祖國。從表 4-3-2 中可以看出，總的來說，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境內的俄羅斯人對其居住國的認同，並將其視為祖國的比例有 52.5%，高於對俄羅斯認同的 8.1%，而在城市地區的 3.8% 又高於哈薩克境內的其他地區城市的 2.1%，因此可以說在都市中的俄羅斯人，受到政府資訊流通的影響，已開始對其所居住的國家有較高的國家認同。而不管在哪個國家，仍有少數的俄羅斯人將一個以不存在的蘇聯視為是自己的祖國。

而俄羅斯人是否有國家意識？請參考下表 4-3-3，討論在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和烏克蘭的俄羅斯人對自己是否為“國家的少數民族”的民調。

表 4-3-3 在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和烏克蘭的俄羅斯人認為自己是“國家的少數民族”

	白俄羅斯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坦	烏克蘭
是	9.2	59.3	67.0	18.8
不是	87.5	32.3	28.5	65.7
難以回答	2.6	8.1	4.4	12.2
沒有意見	0.8	0.3	0.1	3.3
受訪總人數	765	619	685	329

說明：對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和烏克蘭的俄羅斯人所提問的問題是，“你認為自己是居住國的“少數民族”的一部分嗎？”

資料來源：Lowell W. Barrington, Eric S. Herron, and Brian D. Silver, “The Motherland is Calling: Views of Homeland among Russians in the Near Abroad”: 299.

從表 4-3-3 這份民調中，可以看到在受訪的 619 位俄羅斯人當中，已有 59.3% 的俄羅斯人會認為自己是居住國境內的少數民族，Brubaker 認為會視自己為國家的少數民族的人，多半希望能擁有國家特定部分的政治控制權力，這牽涉到民族政治(Ethnic Politics)與少數民族的權力(Minority Rights)，反之，不想對居住國進行政治控制的人，就不會將自己視為自己是國家的的少數民族。而究竟俄羅斯人他們是民族中的少數民族(Ethnic Minority)還是國家中的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y)呢？David 與 Sabol 兩位學者談到在哈薩克的俄羅斯人是民族中的少數民族，但他們願意在此城市生根，在哈薩克的俄羅斯人接受居住國為他們的祖國，對國家有某種的忠誠，且不希望遷移到俄羅斯，在過去十年中俄羅斯人也不再將哈薩克視為是俄羅斯的一部份。由於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俄羅斯人在日常生活中未深刻感受到自己受到俄化，所以他們對自己是不是國家的少數民族，並沒有很大的區別，且受到歷史上的連結，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並不喜歡將自己視為是國家的少數民族，這表示他們與這塊土地是少有連結的。反倒是在中亞地區的俄羅斯因為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少數民族，所以會很強調出他們是俄羅斯人，而哈薩克的情況受到總統納札爾巴耶夫的民族政策影響，更是強烈凸顯出來。⁵⁵

而有部分的俄羅斯人並不出生於俄羅斯，但是會有將俄羅斯當成是自己母國的迷思，且受到性別、受教程度、居住時間的長短，及所在位置是否為都市的影響，請參見下表 4-3-4。

⁵⁵ Lowell W. Barrington, Eric S. Herron, and Brian D. Silver, "The Motherland is Calling: Views of Homeland among Russians in the Near Abroad": 299-300.

表 4-3-4：對俄羅斯人認定"表面上"祖國的 Robert 研究結果

	係數(Robust 標準錯誤) 邊際效應	
常數	1.048*** (0.193)	
在俄羅斯出生	0.381*** (0.108)	0.140 (0.040)
在居住國出生	-1.142*** (0.128)	0.395 (0.039)
在居住國生活的百分比	-1.818*** (0.182)	0.661 (0.067)
18-29 歲	0.011 (0.143)	0.004 (0.052)
30-39 歲	0.373*** (0.131)	0.141 (0.051)
40-49 歲	0.176 (0.124)	0.065 (0.047)
50-59 歲	0.237*** (0.125)	0.089 (0.048)
60-69 歲	0.059 (0.126)	0.021 (0.047)
較高的教育程度	0.444*** (0.086)	0.168 (0.033)
都市	-0.204** (0.089)	-0.076 (0.034)
男性	0.188*** (0.073)	0.069 (0.027)
哈薩克居住者	0.362*** (0.091)	0.135 (0.035)
塔吉克居住者	0.139 (0.094)	0.051 (0.035)
正確預測的百分比	81.3	
Rpseudo R ²	.376	
人數	1958	

說明：*P ≤ .10; **P ≤ .05; ***P ≤ .01

祖國的應變變數是：內心所認定的祖國(0)/表面上所認同的祖國(1).

資料來源：Lowell W. Barrington, Eric S. Herron, and Brian D. Silver, "The Motherland is Calling: Views of Homeland among Russians in the Near Abroad":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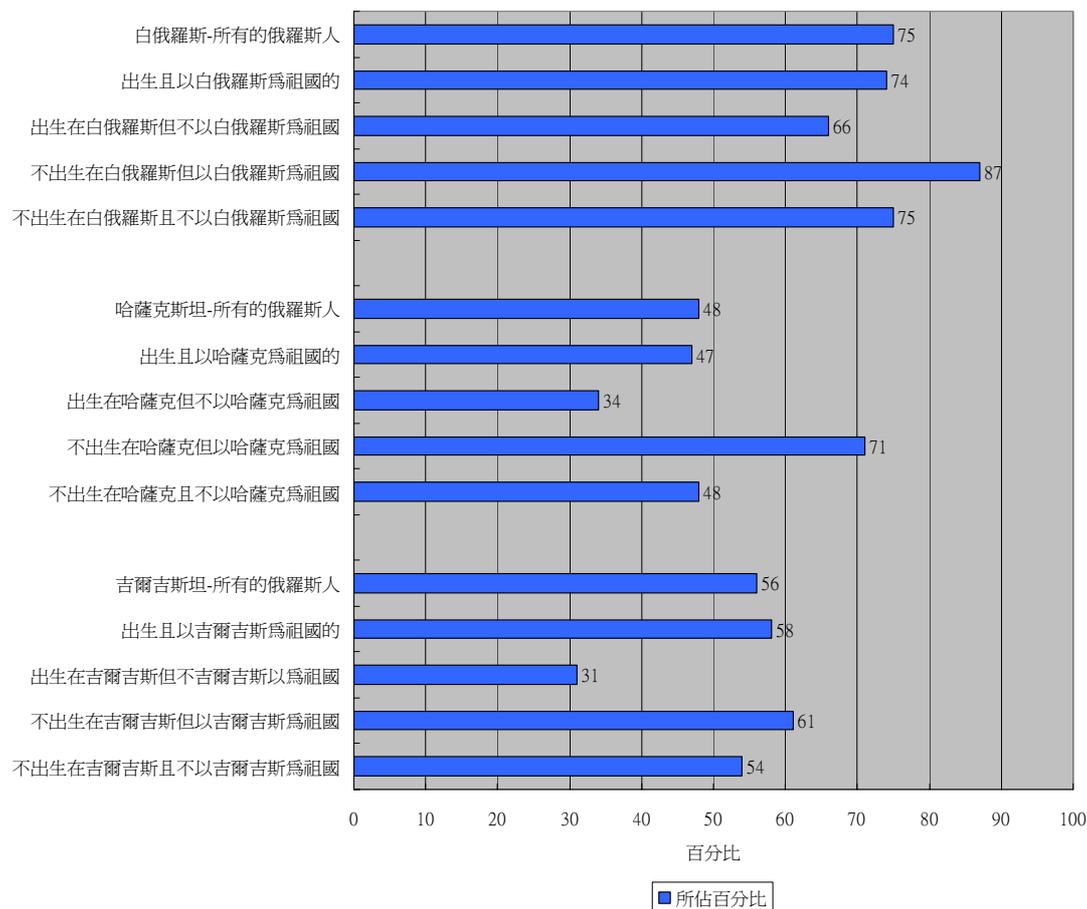
從表 4-3-4 中，我們可以知道會將居住國視為祖國的人，是因為對居住國的熟悉與適應，但會搬到俄國的人，則多半受到了政經情勢變化的影響，所以境外俄羅斯人的居住地，是以對未來生涯規劃為考量，而非地點。

麥克尹圖瑞(Alasdair MacIntyre)對「國家如何才能為公民所愛」有相當強烈的主張。首先，麥克尹圖瑞釐清所謂愛護國家並不是一個公民對他碰巧所屬的國家有忠誠心而已，重要的是那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特定的性格、優點以及種種成就」懷抱一種「特殊的尊崇」。換言之，愛國不能是盲目的，一個人必須先知道自己的國家有何偉大之處，才能因欣賞之而愛之。但是接著 MacIntyre 又說：一個人若真的愛自己的國家，就不能像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已完全理性而批判的眼光來看待母國。「愛國心既然起於身屬特定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其道德邏輯就不可能批派此社群生活的某些根本結構」。換言之，「由於愛國心在某些層面上必須是無條件付出的，因此，在那些層面上批判是必須排除的」。⁵⁶

依麥克尹圖瑞對民族愛國程度的陳述，我們來看圖 4-3-1 與 4-3-2 對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三國中俄羅斯人進行的民調。

⁵⁶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2nd ed, (Indiana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4, 12-13. 轉引自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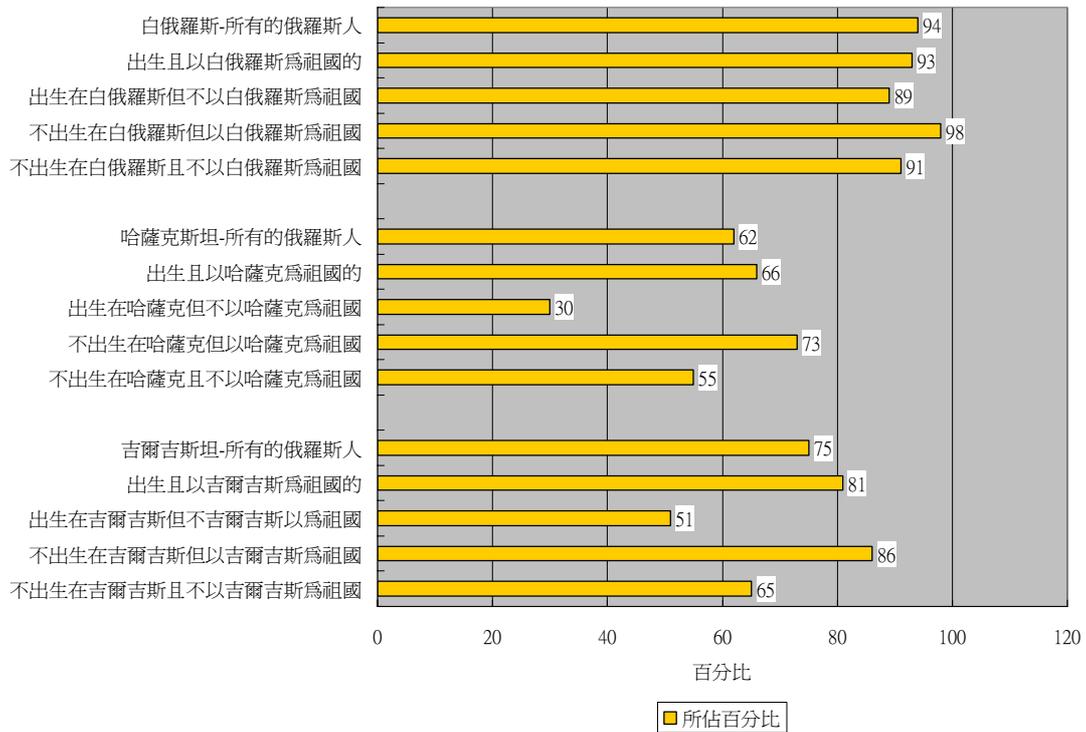
圖 4-3-1 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三國中俄羅斯人以出生國家為榮及對國家有“祖國”自我認同的比例(%)



說明：此圖的資料來源是根據回答“你會以此國家在體育、科技、文化和藝術、經濟的成就為榮？”記分方式回答“是”的為 100，回答“否”的為 0

資料來源：Lowell W. Barrington, Eric S. Herron, and Brian D. Silver, “The Motherland is Calling: Views of Homeland among Russians in the Near Abroad”: 307.

圖 4-3-2 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三國中認同出生國且要在此生活並具有“祖國”意識自我認同俄羅斯人的比例(%)



說明：此統計圖對俄羅斯人所提問的問題是，“你對離開出生國家的態度，你會選擇留下來且生活在這裡，你會傾向離開，或你還沒決定要在哪裡生活？”回答“留下且生活在此”或“還沒決定”的受訪者百分比

資料來源：Lowell W. Barrington, Eric S. Herron, and Brian D. Silver, “The Motherland is Calling: Views of Homeland among Russians in the Near Abroad”: 309.

圖 4-3-1 與 4-3-2 分別以哈薩克斯坦為榮及決定在要在哈薩克生活為題，且因此對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有“祖國”自我認同的比例，皆以非出生在哈薩克且以哈薩克斯坦為祖國有此一意識為前提的俄羅斯人比例最高，分別為 71% 與 73%，這說明了即使是在俄羅斯出生，但是因為長期居住在他國時間較長的俄羅斯人，多半會以居住國為祖國，這比例雖然低於斯拉夫國家的白俄羅斯，

但也比吉爾吉斯為高，顯示哈薩克地區的俄羅斯人，當居住國的認同轉變，這主要是受到俄羅斯人對居住國政治制度支持程度提高的影響，而對於俄羅斯人該何去何從，白俄羅斯的俄羅斯人較哈薩克與吉爾吉斯的人更願意留在居住國，是因為他們對居住國有國家意識，即使不在居住國出生，但是其為祖國且更有意願留在此。而對於俄羅斯人的社會動員情況作一分析，發現只有少數的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人的政治家，其行動對俄語人口有積極性的影響。⁵⁷

綜合上述，在哈薩克地區的俄羅斯人，在其政治歸屬與文化認同上，已經發展出認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並融合中亞地區特色，創造出屬於新俄羅斯文化，成為「整合中的新離散民族」。而對於俄羅斯人在哈薩克共和國內的生存之道，對於俄羅斯人以及哈薩克政府之間，該如何能夠有個適中的處理之道，筆者認同主張自由民族主義的塔米爾(Yael Tamir)所提出來的理論架構，由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基本價值互補而成，她說：

自由主義的傳統尊重個體自主性、反思與選擇，民族主義的傳統強調歸屬、忠誠與團結，兩者通常被視為互斥，但其實可以調是在一起，自由主義者可以承認歸屬感、成員身分、和文化淵源的重要性，以及因之而來的（對群體的）獻身。而民族主義者則可以欣賞個人的自主、權力、和自由，同時也保持對民族之內和民族之間社會正義的信奉。⁵⁸

同時塔米爾對於現今世界體系當，國家的建立難以滿足每個民族，對於「民族自決」的反思之道，其認為在一個民族數量顯然超過現有國家數量的世界裡，「民族自決」的理想詮釋應該是「追求文化自主」。這種兩種不同的、詮釋「民族自決」的方式標示了「政治途徑」與「文化途徑」的差別。「政治途徑」界定民族為一群接受共同統治者的人群，因此民族自覺等於要求每個人都能參與統治過程，其具體表現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與「人民自治」的確保。反之，「文化

⁵⁷ Lowell W. Barrington, Eric S. Herron, and Brian D. Silver, "The Motherland is Calling: Views of Homeland among Russians in the Near Abroad": 308.

⁵⁸ 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轉引自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55-6。

途徑」界定民族為一群分享某些客觀特徵（諸如語言、歷史、土地）以及主關文化自覺的人群，因此民族自覺意謂著民族成員有權利保障他們的特殊生活方式，使大家過一種具有文化意義的生活。它要求的不是「自治」(Self-Rule)，而是自決(Self-Determination)。只要一群人有權力安排自己的社群活動、形成相互承認了解的空間，就算是「自決」。⁵⁹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成立之後，俄羅斯人最大的恐懼便是擔憂失去自主權，尤其是總統納札爾巴耶夫所制定的憲法與民族政策皆偏向哈薩克民族，就更加深了俄羅斯人心理上的壓力，也許，在哈薩克建國十年後，在各方面政治、經濟制度已步上軌道的過程當中，也可以給俄羅斯人部份自主運作的空間。

⁵⁹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58。